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  
第二十四回 騙珍飾征帆赴粵水 報捕房偵探鬧申江

話說馬太太、曹小姐正在講話，忽報小姐回來了。馬小姐走道，見過曹小姐，就問馬太太道：「媽為甚一回家就不再來，失了費太太興致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你還講作樂的話呢，曹雲生走掉了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曹雲生走掉干我們甚事，他又不是我們家人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你不曉得，我有三千多塊錢東西在他那裡，他一走，我的東西都下了水，你還說得恁地寫意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媽的東西怎麼會到他手裡去，我怎麼又會沒有曉得？」

馬太太道：「我原是要做些小貨生意，不要說你不曉得，連你爹也沒有知道，那是我托他出租給人家的。這位曹小姐也是失主裡頭的一人，現在得著消息，特來報我知道。」

說到這裡，便回向曹小姐道：「十四清早趕得去怎樣？請小姐講給我聽。」

曹小姐道：「我趕到他丈母戚三姐那裡，戚三姐是個開堂子的老鴿，生得滿臉橫肉，一團殺氣。這種人我本不情願去見他，況且他家就住在堂子裡，我們女學生闖到這種所在去，也很有點子不便。現在為了自己的經濟問題，事到臨頭，也顧忌不得許多了。我一早起身，早餐都不及吃，就僱了部東洋車到清和坊戚三姐那裡。跨進門，戚三姐坐在客堂裡，正南無著兩手念佛。見了我並不理睬，專念他的佛。我只好坐在旁邊椅子上靜等，等了個不耐煩，好容易等他念畢了佛，其巧不巧又有客人來了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可是嫖客？」

曹小姐道：「嫖客自有信人接待，老鴿倒不相干的。來的客人，剛剛要找老鴿，瞧光景好似白螞蟻樣子。戚三姐同著這客人，嘰嘰咕咕講話，什麼買討人認繼女，我也纏一個不清楚。等到講好，差不多吃飯時光了，我才同他開談，說有幾隻珠兜、幾條勒扣由雲生經手出租在外邊，不知租在那一家，特到這裡來打聽一聲，望你告知則個。」

這老鴿聽了我的話，竟然大跳起來，說『這事你不要來問我，我可不管，你為甚要托他經手。雲生這個人還像個人麼，你托了他，你自己找他去說話，我與他現在並沒什麼交情。丈母女婿，女兒活著是親戚，女兒沒了就是路人。現在我的女兒已經死掉，雲生已經續娶，可就不是我的女婿了。我與他船水無關，你快不要來問我。』

我就回他，折子上保人倘不寫著你大名時，我也不便來問你，不信時我帶在身邊，你可瞧看。戚三姐道『我可不要瞧，我也不識字，任憑他怎樣寫法，我終管不認帳。』我道你不必這樣發極，我今朝又不是一定問你要東西，不過恐怕他逃走，特來打聽你一聲，曹雲生的住址在那裡，想來你總曉得，就告訴一聲我，也未始不可。」

戚三姐初時面紅氣急，一面孔相罵眉眼。後來聽我話頭鬆了，他也笑道『逃走是不會的，你怎麼這樣的不放心？』

我就接口道『只要你答應不逃走就夠了，我不過是怕他逃走呢。』

戚三姐道『逃走兩個字我敢保的住不會。』我問他雲生住處在那裡，戚三姐就告訴了我。我飯都不及吃，急急的趕去。那知撲了一個空，趕到那裡只剩個所在。問二房東，回說，他們都出門了，雲生昨夜出門的，他的老婆今天早上走的。我這一急，真急的三魂出竅六魄離身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你肚子還空著呢。」

曹小姐道：「肚子餓不餓倒也不覺著，此時只恨不能夠分身，不曾學習得分身法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要分身法來何用？」

曹小姐道：「太太你去想罷，我這時候心裡亂得什麼似的，又想去報巡捕房，又怕二房東和雲生串通的，想看住這二房東，不要一走，二房東也逃走了。又想再到戚三姐那裡去吃住他，這時候最少總要分成三個身子：一個身子報巡捕房，一個身子看住二房東，一個身子到戚三姐那裡。我通一個身子，如何能夠。馬太太道：「這倒是真情，府上難道沒有別的人麼？」

曹小姐道：「我家裡通只母女兩個，母親是終年病例在床上，何況又是個瞎子，幹得甚事。平日家裡一切事情都是我管理的，何況出了這意外的事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這也可憐，後來怎樣處置呢？」

曹小姐道：「我盤問了二房東幾句話，這二房東也是個老口，口齒緊得水都潑不進一滴。問他雲生到那裡去的，回說沒有曉得。我告訴了他騙首飾的事，並說你們把房子租給他，告到當官連你們都有不是。」

這二房東聽了，非但不嚇，倒冷笑了兩聲，回說：『這麼說來，連新沙遜洋行大班都要吃著官司了。我們這房子是新沙遜洋行產業呢。上海規矩，房客做賊做強盜，房東是不相干的，房東只曉得收房租，此外並無別的事情。你這位小姐諒來是第一遭兒住上海，何況你這事並不是拐騙竊盜東西，是你自己付他手裡的，人又是向來熟識的，就在內地也不與房東相干，何況在上海。你儘管請告，我們靜候吃你官司是了。』太太，我這時候真弄的沒了落場。發作又不能發作，收科又不便收科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這倒真難，後來怎樣呢？」

曹小姐道：「好在旁邊沒有認識的人，只好摩摩肚皮，自己轉圓道，我也不過這麼說說，又不是真要與你們過不去。倘是真要與你們過不去時，我早回了包打聽來也。」

二房東見我這麼說，倒也溫了許多。我只得再打聽他，謝謝你，雲生上海可還有甚親戚，你們如果曉得，就告訴告訴我。二房東道『我們真個不仔細，曉得了告訴聲巴也值得什麼。你一定要打聽時，我們另指給你一個人，你須問這個人，或者還有點子眉目。』

我聽了歡喜，就問他是什麼人，謝你馬上告知我。二房東道『曹雲生家用著一個小大姐，昨天才停出去，現在在本巷第三家蔣家裡幫傭。你去問一聲，或者有點子曉得，也未可知。我當時想就去問這小大姐，一轉念曉得沒中用，不報巡捕房查著了他不肯說又怎樣。須得先到巡捕房去一趟，於是又趕到巡捕房。此時身邊的錢是用完了，不能僱用東洋車，只得走。」

我身子又胖，路是素來走不動的。走不到一里路，早已渾身是汗。勉強走到老閘捕房，捕房裡問我住在那裡，我老實告訴他住新馬路，老閘捕房就不肯准，說不在自己管轄權下。我想求多時，說了無數的好話，終是沒中用。沒奈何，只得再到新巡捕房去。此時的走路，真是三步挨不到兩步，兩腿酸得發麻。」

挨到新馬路巡捕房，身子竟然坍了，腳底心裡宛如有幾千隻鋼針不住的亂戳。走到寫字間，告訴巡捕頭。由門差傳話，偏這門差是寧波人，聽不清我的話。若話若話，足說了幾十聲的若話，（若話係寧波土白猶言怎講也）我只得根上生葉上起，詳細細說了三四遍，偏這寧波佬還弄不清楚，打著藍青外國話、翻給巡捕頭聽。越翻越糊塗，越纏越尷尬，弄的外國人發起怒來，把門差連罵了幾頓。門差在外國人前受了虧，只好我面上反本，紅腫了面孔向我道『你這個人究竟是什麼事，牛結鼓結，纏一個不明白。』我被門差一急，倒急出個計較來，自己在學堂裡讀了三五年書，總算學會了幾句外國話，這時候剛用的著，只得打著外國話，詳細細說給外國人聽，省得門差翻了。」

外國人聽了，也不甚明白，我只得重告訴他。我們中國時興的，有了珍珠飾物可以租給人家用，每月收人家幾個錢利息，那做中人的名兒就叫搨客，現在這搨客騙了我的東西逃走了，所以到這裡來報告，搨客的姓名就叫曹雲生，瘦削臉兒，中等身裁，年紀三十左右，粗看去像個很老實的，被他騙去大小珍珠四千多粒，請你們快快派個包探去查，現在人作興還在上海，失了這機會，一出碼頭可就難查了。」

巡捕頭道『這搨客敢就是你的姘頭，這許多珠子是你要好時光送給他的，現在不對了，特來告他，我猜的對不對。』太太，可憐我這時候正在煩勞人家，怎敢同人板面孔，只得帶笑回說，那是規規矩矩的事情，不要胡說，巡捕頭才把我的事落了簿子。承他情，總算准了。

外國人寫畢簿子，向我說知道了，你回去罷。我暗想，我怯怯力力，報了巡捕房，難道就見得這些些顏色麼。站立著不肯動身，再三再四的要求巡捕頭，請他馬上派兩個包探替我去查。

那知巡捕房裡事情實是多不過，巡捕頭要緊乾公事，沒工夫來理我。候他公事辦畢，再向他說，巡捕頭還不說什麼，那門差倒咕嚕道『不見得我們這巡捕房光干你一樁事情。』我見沒有動靜，想呆立著也不中用，不如挨回家去，吃了飯再說。於是連爬帶走的挨回來。這時候又餓又乏又酸又急，這個苦真是出世以來第一回。扶牆摸壁挨到巡捕房大門口，路雖是不多，我當時竟像走了二三十里崎嶇山路，苦得幾乎哭出來，只巴望有個熟人走過，問他借個五六十銅錢坐坐東洋車。向馬路上望來望去，偏偏走過的都是陌生人。」

馬太太聽到這裡連說可憐可憐。曹小姐道：「正在萬苦鑽心時光，裡面又跑出一個巡捕來，向我連連招手，喊說回來回來。我只道同我玩，不去理他。

這巡捕奔出來向我道『外國人喊你回去，說有話同你講。』

我道『你這話是玩話是真話，我現在簡直走不動了，挨一步路比走一百步還要怯力。』

這巡捕道『的的確確是真話，誑了你我便不是人，你可相信了沒有。』

我見他急得發咒，知道不是玩的了，提足精神，一步步重新挨進去，再到寫字間。外國人道『你再等一下子，九十一號西探快要來了。』我只得再立著，又候了半個鐘頭工夫，九十一號果然來了。巡捕向我指指，告訴了他。九十一號重新問我情形，問的都是偵探上關係的話，我只得又訴說了一遍。

這西探一邊問，一邊就用鉛筆在小簿子上嗖嗖地寫。我嘴裡話講畢，他手裡寫也停當下，就叫我領了到雲生的二房東那裡去查問。又到第三家把這小大姐捉住了。我此時才得回家吃飯，時光已經晚上十點鐘了。

去捉小大姐時候，坐車子的錢都是外國包打聽代會的。吃過晚飯，再趕到巡捕房，才知小大姐已經供出兩個緊要人物，就是雲生的連襟。雲生逃走的上一日，還有東西送到連襟那裡，看光景雲生逃走的地方，他兩位連襟總能夠知道，於是馬上去捉他兩位連襟。捉大連襟我還同去的，捉到二連襟我簡直吃不消了，讓包打聽自去。

這都是十四一天的事。到了十五，趕到巡捕房，才曉得被騙的不止我一個，有家珠寶行也受著他的騙，也到捕房裡來報告。巡捕頭把他們兩位連襟審問一過，也並沒什麼著實消息。不過曉得他親戚朋友，都在無錫一帶。此番逃走，或者就在這一方地也未可知。又查問他的老婆，據小大姐說，雲生老婆逃在吳松鎮左近。巡捕房得著此信，立派中西包探到吳松去查，查了兩天，依舊沒有查著。

珠寶行裡那個失主，和我商量，想起了滬寧鐵路火車一站一站趕上去，到一站查一站，直查到南京，總等查著了為止。我說查到南京依舊查不著，白貼掉盤川，豈不是雪上加霜。我們商議未定，雲生的老婆捉著了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怎樣捉著的？」

曹小姐道：「自己投到案的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怎麼自己倒肯投案？」

曹小姐道：「他們租界章程，實是熟悉不過。初時本想躲的，後來見這裡查得嚴緊，不過曉得躲是躲不過了，倘不投案，查著了反為不美。所以他直到二十一日才投案。

先投新衙門，後投巡捕房。投過案就叫人保出，再到失主跟前來磕頭求情，連哭帶訴的說，我是個女人家，一點子事情不懂，窮禍是男人闖的，現在我自己投案，一疊當票，還有幾粒精圓珠子，幾兩銀子，幾塊洋錢，連自己的一副釧臂，一併呈了案。家裡所有的木器家生，也由巡捕房派人車了去，現在只剩個身子，失主要怎樣辦，也只好聽憑處置。這是男人害我的，決不敢怨恨失主一言半語，倘能高抬貴手，放過我這苦人，那都是失主的莫大鴻恩，我一輩子也感激不盡。說了又哭，哭了又說。哭一個不停，說一個不罷。

太太，這婆娘真做得出，那副慘苦情形，就使鐵石人見了也要心傷淚落。我們心裡一軟，事情豈不就要鬆下來麼。他這苦肉計，你想好不好。新衙門審過一堂，這婆娘供出丈夫曹雲生，因為上海虧空了一千五百塊錢，過不過日子，到廣東去調銀子。調著了銀子，晚到年底總要回來的。他有位表兄在廣東藩台衙門充當師爺，紅得要命的，所以趕去同他想法子。

當下巡捕房就叫我們打電報廣東去查問，我們連打了三個電報。一個打給輪船買辦。一個打給一個珠寶客人，這珠寶客人也是廣東去的，托他在船裡頭查查。一個打給廣東巡警局。隔了一日接著回電，珠寶客人說曹雲生在船裡曾經碰過面，不知他闖下此禍。接著來電，馬上派人查看，已經不見。

最奇怪者，每到大碼頭上，並不曾見他上岸。買辦回電只查無下落四個子。巡警局說職小權微，不能管理。我們只得再打一個電報給廣東巡警道。打了去並不曾有過回電，前天昨天我跟著他們查典當，連查兩天才查著了一半，都在大馬路裕祥當裡頭。現新衙門已出了關提文書，馬上派包打聽到廣東去捉人。只是廣東去一趟，盤川倒也不小，一去一來至少總要三百元左右，這三百塊錢包打聽先要我們拿出來。我想人如果捉著了呢，不要說三百塊，就再多點子也沒甚不合算，只怕白走一趟，失掉東西不算外，再加上這三百塊錢找頭，豈不咎上加咎，所以我特到眾失主處知照一聲，從長計較，大家商量個對付之策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竟有這樣的事，我真一點子沒有曉得。現在我還要到巡捕房去報案呢。曹小姐，這事虧了你，你且在這裡坐一會子，等我報了案再同你商量。」

一面問曹小姐「晚飯用過沒有，倘然沒有，就在這裡便飯罷。你我同難相恤，用不著什麼客氣。」

曹小姐回說，偏過了，不用費事。馬太太回叫小妹妹「瞧瞧老爺回來沒有，回來了，快請他來，說我有話同他講。」

小妹妹答應而去。一時回說老爺來了，靜齋走進，見了曹小姐，不認識，怔怔的確。馬太太忙著介紹，隨把此事說了一遍。靜齋道：「這就叫上海的偵探。騙子逃了廣東去，偵探卻還在上海鬧。等他鬧定當，騙子早不知逃向那裡去了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我還有話同你講，不要僅著空論了。」